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六

靖康中帙十一

起靖康元年二月辛丑
盡十一日丁未

五日辛丑

康王及張邦昌歸自虜寨以張邦昌為太宰

肅王及太宰張邦昌駙馬都尉曹晟質于金國軍前

是日皇弟肅王樞少宰張邦昌除太宰著作郎沈

晦借給事中使幹离不軍前金人請以越王代

康王為質



上以越王叔父不可遣乃遣肅王樞及駙馬都尉曹晟以行晟尚榮德帝姬與上同生故遣之避虜酋名改晟曰寔

遺史曰初

康王之爲質也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別易親王并要駙馬都尉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斂兵以待之乃遣邦昌太宰從肅王及駙馬都尉曹晟爲質

六日壬寅下廢苑囿詔

詔曰比年以來京師拘收折毀民居甚衆至民無

所安居應苑囿宮觀有可廢以與民者三省樞密院速條具以聞

七日癸卯開封府榜詔書安撫士庶

開封府奉聖旨乘時作過人開封府及行營使司並斬訖竊慮姦人妄說事端將不曾作過之人撰造其罪恐嚇平人仰出榜曉諭朝廷又出手詔安撫士庶

詔曰童貫等妄興邊事懷姦蠹國悉皆東下前往江浙如梁師成譚稹李邦彥已付遠竄所存百餘負皆是小官踈遠之人並不係從來被重任享厚

祿者今又自陳乞依舊寄資數等一遵

祖宗之典百姓無知鼓唱率衆擅行誅戮劫奪財物震驚京闕皆不奠居已指揮李綱并三衙分頭彈壓捕爲首之人悉行軍法爾等各歸常業毋陷刑極尚敢結集仰徒中反告支賞錢一千貫咨爾黎庶仰體

朕意

粘罕駐軍于中路

粘罕自河東來遇城必攻比幹离不其行稍緩至中路聞和議之詔遂止不行

八日甲辰再下行遣內侍京城不得唱率指揮

聖旨內侍官給役禁庭舊法嚴密歲來廢紊侵職撓權比取其罪狀暴著者已加顯罪又命請給恩數官稱職任寄資進于盡遵

祖宗法所以檢制裁抑無所容代尚慮京城之人未知近日行遣推平時之心猶懷忿疾不分善惡槩加凌侮已令開封府三衙以軍法彈壓自今更敢有扇搖唱率不從令者並斬訖聞奏咨示衆庶

明聽

朕意

靖康錄曰初京城之戒嚴也城上設樓櫓及大砲
弓弩鎧仗之類皆元豐舊制器械有餘而兵不足
先令百官與軍士上城相雜守禦而已內侍官分
部統之賊叢矢射城上內侍令守禦者勿得動且
曰國家與金人講和不至相鬪有一軍士奮怒曰
既已講和何得射我引砲石擊賊一發殺數人中
官殺之軍士由是不敢動乃自城中傳呼官欲
開門納賊及伏闕之日軍民數十萬聚于宣德門
下遇內侍朱拱之撕擘死骨血無餘又內官得詔
召李綱寘于懷不去於宣德門下曉諭百姓令退

衆怒毆之於其懷中得詔書即大呼曰內官隱匿
詔書將作亂又殺之凡見內侍皆撕擘殺之死者
二百餘人有司以聞

上懼生變即令殿前班一軍士口傳上旨云殺內
官者免罪其人於衆中妄呼曰殺官官者無罪百
姓聞其語遂群入內侍之家所遇輒殺掠其物財
又相聚入其家搜獲兵器不勝計皆輦到行營司
交納其內侍皆逃竄財物略無孑遺走入禁中不
敢歸於上前泣訴於是命李綱根治斬三十餘人
磔其尸於市方定李綱种師道復用凡內侍官城

上守城及諸城門監守者皆去不用方知所謂獨
脚皂旗紅燈籠乃中人欲爲內應者先是宣和中
內侍多有賜第者官舍或隘陋卽變府尹於傍宅
置開然未嘗給其直而實奪之京城百姓或累世
所有唯以屋舍旣爲奪去則無所托身惟與妻子
日夜號哭告天而已又科歛百姓材力營造宮室
臺榭或有擬於宮省者百姓應副不辦則督責箠
楚有至死又每至街市買物已售其價令賣者隨
至其家所直皆不還或止償其半巷陌衢道馳騁
縱橫侍從赫奕呼喝行路莫敢語者然是時宰相

大臣多出其門內則有蔡京王黼爲腹之心外則
有王革盛章爲之爪牙故敢肆其兇惡至是百姓
積怨乘亂得甘心焉

上錫宴于幹离不軍中

幹离不上書辭別

書曰大金皇子卽君幹离不等謹上書于

大宋皇帝闕下昨者受命專征以

上皇渝盟是問靈旗南向直抵京城伏承

皇帝嗣立再請修好遂依元奉詔旨酌中計議者
定盟約日復貴朝姦臣誤國妄起釁端于是當司

實懷疑憤深諒大信克保有終前日之盟非此爲比且大軍之來資索頗多上瀆聰明下匱民庶事在不已固非樂爲竊火一縱救之實難自非

皇帝仁明遠略屈已愛民安能使此禍危翻然爲福今茲大計已定而後無以舊事爲念惟祈永於誠義共庇生靈又承所賜書內該越王以叔父之尊平日奉事姚平仲死於鋒鏑李綱止從貶責其於宰執間求退罷免者甚衆旣聞此言敢不孚聽及蒙諭城中軍民不遵號令實恐轉生變亂以貽聖憂當司本國安定貴朝宗社永固和好遂令城

下諸軍退保舊寨須是即日班師伏念

陛下即位之初必欲推恩布澤以矜衆志特于元定賞軍物內減金萬錠銀一十萬錠表一十萬段以充振乏廣施之用外有喝下金帛頭匹更望止於今歲逐月接續交還今方言旋非不詣闕庭展辭少叙悃幅以在軍中不克如願謹遣左金吾衛大將軍宣徽北院使韓鼎喬桂州管內觀察使耶律克恭充代辭使副有少禮物具如別幅謹奉書奏辭謹奏別幅人參五十秤

簽書樞密院事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使王球充送

路使副持書叙別

書曰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子郎君皇弟國王皇弟都統茲審肅整軍威遠臨郊甸敢怠省愆之意遂蒙兼愛之仁再講隣歡復安警邑感深肌骨賜重丘山更承念及府庫之虛減金帛之數益認高明之意特深拯卮之懷載遣車輶稟告還馭再三誠懇每荷矜全豈惟恩加於危難抑亦義重於乾坤惟有謹守信盟庶可仰酬厚德屬宗祧之有守阻道路之叙違益廟諱寢癢永綏福祿所有贐儀飲餞

已載前書伏惟亮察白

九日乙巳奉聖旨將團結居民權令放散

刑部侍郎王寓劄子寓見管京城四壁守禦却見近日團結四扇居民追呼在城下準備上城日百姓驚擾離家失業人人有溝壑之憂契勘閉城日夕居民艱食若更如此是重困也况四壁城上守禦兵卒器仗並已足備而居民烏合皆無足用之人特可準備臨時般運矢石耳必不得已且令團結成保籍定姓名緩急追呼亦似無害矣伏望速降聖旨候指揮奉 聖旨依權令放散

十日丙午幹尚不上書謝恩

書曰比者已復舊好即議師還伏蒙聖慈差開封少尹就詣軍中賜幹尚不等茶果龍腦酒藥并差去人使韓鼎喬回復承親賜通犀御帶一條以隆餞別之禮仍被旨重稠昭宣大信仰認聖慈曲周用殫底厲欽領之餘尤增感篆當司遂促歸期今月十日已令大軍旋旆所祈 陛下社稷載寧生靈休息有少禮物具于別幅謹奉書奏謝別幅人參二十拜

下割三鎮之詔差路允迪宣諭守臣

詔曰勅太原府守臣應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內議定令交割與大金事昨者大金以朝廷招納叛亡有渝盟誓因舉大兵直至都畿重以宗廟社稷所繫其天遂割三府以尋懽盟庶銷兵革之憂以固兩朝之好其犬牙不齊去處並兩平允易合照誓書施行如有州軍未便聽從仰將此詔書遍行告諭各務遵稟毋或拒違自取塗炭兩朝封疆接畛義同一家各寧爾居用保信睦其中山河間太原府并屬縣鎮及以北州軍見任寄居職官不係本土及從內地差去

者不在交割之限今差朝散大夫充資政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賫詔宣諭咨守爾臣體予
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等各比平安好
否遣書指不多及

起發犒軍銀綱至金人軍前

李榕議和許以銀一千萬兩犒軍榕親至內藏庫
催出銀提點官內侍王若冲監出銀每十萬兩爲
一綱以一百人般擔以使臣二負押發凡一百綱
起絕一千萬兩之數皆出於內藏庫不知士庶之
家輸納者何以用之此與王孝迪督金銀榜示之

數不同未知如何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工部侍郎滕茂實使于粘罕
河東軍前

粘罕兵將至高平而城下之盟已成既遣肅王使
于幹离不乃議不可不使粘罕遂遣路允迪滕茂
實使粘罕于河東且告割三鱗之地也

復用李邦彥爲太宰

李邦彥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宰出質左右揆
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邦彥爲太宰

河北路兵馬鈐轄李侃以兵二千與金人十七騎戰

敗績

和議已定金人遣十七騎持文字報其國中經由

磁州李侃以身爲兵官且承掩殺之曰

初金人抵

以助天討云云深恐宵遁令河北州軍盡行掩殺

乃率禁軍民兵二千往擊之與十七騎相遇金人

曰不須用兵今城下已講和矣我乃被太子郎君

差往國中幹事侃不信欲與之戰十七騎者分爲

三以七騎居前各分五騎爲左右翼而稍近後前

七騎馳進官軍少卻左右翼兩勢掩之且馳且射

官軍奔乱死者幾半

金人退師

遺史曰金人既退种師道請臨河邀之三戰可使

無噍類若縱之去他日禍不可測李邦彥等不從

罷師道爲中太一宮使五日一到朝堂議事以姚

古种師道折彥質范瓊等領兵護金人過河邦彥

奏立大旗於河東河北有擅出兵者並依軍法

金人揭榜不虜掠信德府

初金人陷信德府執守臣揚信功至京城下既已

議和乃留信功朝廷議失信德府之罪信功與通

判梁訓禮皆貶嶺外兵將官分送廣南安撫使劉

韜奏司錄已下皆是脅從放罪金人渡河獨揭榜
大略謂攻擊京城朝廷遣肅王及太宰張邦昌持
書言姦臣姚平仲誤國已許割三鎮以北地請和
緣信德府不係所割之地並不得虜掠
十一日丁未金人質肅王同行

先是以

康王爲質以

康王語言不遜金人不愛也復令入城至是遂以
肅王行馬种宣撫奏言賊歸必不設備請邀諸河
俟其半渡可以擊之李栻等在

上側云以爲掣肘論難既久終不許擊然上心
欲無如之何於是師道發憤感疾

靖康遺錄曰賊之來雖有少抄掠而不殺害人民
比去所過皆殘破其所得漢人並削髮使控馬荷
擔得婦女好者掠去老醜者殺之自京師至黃河
數百里間井邑蕭然無復煙爨屍骸之屬不可勝數
太學生楊誨上書論割地

二月十一日太學生楊誨謹昧死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夷狄犯京師掠近輔殘馘夏人以
騁其欲雖漢唐金賊盛之際容或有之文帝之十

四年匈奴候騎至雍甘泉而唐太宗正觀之初突厥掃地入寇抵于渭上當此時二虜承父兄餘資兵銳馬多傲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故能一舉而騎甲蒙帝都其勢可謂盛矣然竊考文帝太宗所以制禦二虜之術甚優游豫者此其故何耶蓋漢唐當天無事時廟堂之上君畫臣謀能以戎務爲急一旦事起倉卒而吾先有以處之語其大要不過詭而禮之使虜志寢驕而已志意寢驕則務遠略忽近慮士卒疲弊而畜產耗亡取死之道也天子於此興問罪之師誰敢屈強

頡頏作氣勢如曩時邪漢唐所鞭笞四夷其大計不出乎此臣竊惟

道君太上皇帝臨御天下二十六年承

祖宗積累之厚天下

御御名名

無事咸順指令大臣於

此時不能思艱難致勤苦務柔聲婉顏以狐媚

上聖此漢唐計策不復聞其金人得以乘中國之釁也夫夷狄乘中國之釁豈自古帝王之時無其事邪守禦之方羈縻之義征討誅伐之法簡編具存宜縉紳大夫平昔所稔聞而厭道之柰何朝廷大臣遇前日猖獗之變圍視共計率不得其要領

上皇出狩宗廟震驚此皆失於不素練之罪也
陛下嗣登寶位哀憫元元不謀于庭首發講和之
詔仆械卷銛以厚利啗之臣初聞命以謂
陛下此舉特以驕逆虜跋扈之志紆畿甸攻結之
危至於經略拖爲發自天衷非愚賤所得而臆度
而旬日之際道路所傳臣竊惑之臣聞
陛下自金人之來旣賚以金帛又許以歲幣今且
遣使割地以賂之夫金帛歲幣已不足惜柰何割
祖宗地以賂遺夷狄乎夫割地以賂夷狄雖漢唐
之陋猶不忍爲孰謂

陛下神聖英武而肯爲此且中國與夷狄議和不
聞於三代而特盛於漢唐漢之文帝唐之太宗所
以待匈奴突厥者勤王備厚以歲獻則不失於傷
財以和親則不恤於損威然終不肯以尺寸之地
輕予之者二帝之意豈不曰土地人民國之根本
不可輕以授人乎臣不知今日割地之謀誰爲
陛下籌之也臣草茅賤士無由預朝廷末議事之
利害皆不可得而詳不識

陛下今日所割之地其三關耶臣聞昔周世宗下
三關瀛漠皆異代事戎人不得以爲辭又况自

祖宗以來二百餘年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
兵所以爲之限制者甚備今一割之是失限制也
不識

陛下今割之地其四鎮邪臣聞太原中山其地嚴
重可以扼虜咽喉自

祖宗以來精兵重卒悉屯駐于此今若割之是失
形勢也夫以限制形勢之地遺夷狄豈不猶倒持
太阿授人以鑄乎然

陛下必毅然爲之而不顧者臣知其意矣豈非憚
於用兵邪臣聞兵雖凶器戰雖危事然而自古神

聖之君所以立卓絕之迹者未嘗不由於用兵向
者金人之來起於意表

陛下以其乘我不虞又諸道兵未會不戰宜矣以
其近於禁城宗廟社稷不可不憂不戰宜矣今賊
兵旣歸師老械弊又其來也必嘯聚數國之師禽
獸一心見利而忘義烏合而易散旣磨之以歲月
安知其不自相背叛耶

陛下宜於此時馳一介之命喻諸鎮之兵因其交
地之際啓發釁端霆掃風除以破其衆將見腥膻
之徒獸奔而瓦解矣必欲守區區之信臣竊爲

陸下不取也且

陸下亦知割地有三不便乎今既割地以與金人則中都迫於北邊

陸下必不免遷都矣方今洛陽長安近於敵國不

可都江左西蜀偏方下國不可都就令闕一日戎

狄熾盛國勢微弱用事之臣計無所出不過勸

陸下都襄鄧州 夷漫百里其東漢與鳳林為兩闕

字南菊潭環居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

北有白崖連踞昔人號為形勢之地沃野之墟疑

若可都矣然昔唐高祖遣宇文士及按行秦王力

諫以為不足用至昭宗時朱朴上議以為建都之

極疏入不報豈非有所不便故邪况京師自

祖宗以來繕治非一日宮闕神麗局務府藏里閉

市肆極侈而豐借使

陸下一徙都必且鑑前弊借民力因陋就寡為一

切因循之制將何以貽厥孫謀昭示四方邪臣以

為一不便者此也今既割地與金人則胡夷歲驕

華夏曰蹙臣恐北虜驚嗟邊氓不止今日

陸下何不以往事而驗之昔唐寶應二年吐谷渾

党項領兵二十萬來略武功留于京師凡十五日

大和三年南蠻衆掩劫我雋三州陷之止于西都者十日當此時天子務爲姑息以紓一時之急不發兵以窮討使牧馬牽牛之隸有輕中國心自此以來揚塵鳴鏑突我疆場曾無寧歲臣嘗讀書至此雖憤醜虜不庭然亦未嘗不恨中國有以誘之者也今吐蕃南蠻略我郊甸解鞍緩帶至于旬日目悅燕趙之色口厭甘美之味文綺佳紈又皆如意夫纖麗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又况黠虜已習知吾川山要害邪臣謂今不怖金人以兵則背脅癰疽之患成殆恐其來不

已唐室之患且復見於今日此臣以爲二不便者也此今議者但以慶曆之初 仁宗與虜通好自後契丹不敢擁兵窺中原當填守初以遏邊萌之禍且示大信於邊人臣謂水渭之盟杜如晦實敗之而平原之盟李晟亦不肯信已而可汗就質贊普背叛夫如晦晟非曉術數者也然而遇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誠以胡性翻覆不情故不信之也臣謂北虜所以不敗慶曆之盟者特以 仁宗之初有以結其心耳夫本朝自 仁宗以來朝廷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初四海所環無一夫與兵者當

此契丹何由而跳梁邊陲邪况祖宗故事奉之如驕子不敢一觸其意彼雖冥頑何以啓其釁向使天祚不失道人畜猶盛強遷延寢息抵乎于今日覩前朝政事之因革知中國士馬之豐耗臣謂北虜敗仁宗之盟也已在於數年前

陛下能保其不控銳抗戈以覘候風雲乎能保其不效攘以邀丐厚利乎然則盟誓於北虜果何有哉此臣所以爲三不便者此也夫去所不便而行所甚利唯聖人能之伏願

陛下順天人心發英偉之志因醜虜之暴出湯武之師伺其過河交地之際不固執前盟先發其釁示以必戰天道佑善必克清大憝以爲子孫無窮之基凡今縉紳士大夫但揣

陛下之意厭於用兵必曰本朝自太上皇以來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治安未嘗練卒蒐騎又廟堂之上卒未有應變之臣是勢未可以戰臣獨以爲不然臣聞何代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頤人君所用如何爾昔藝祖好武功則勇猛之士出而爲兵太宗好奇謀則計畫之士出而爲之慮以今天下之大安知其無人少須暇之將見朝

廷之上不獨李綱种師道輩可稱述也雖然今將相如李綱种師道臣知二臣亦可以辦一時事何則綱之忠義有餘而可以事君師道之謀略有餘而不至於誤國又况輔之以吳敏之練達耿南仲之老成將欲建功何有不濟臣多見講和不如用兵之利也

陛下清閑之餘淹貫古今豈不知所利害邪且夷狄雖與中國相為盛衰然自古以來控御之術不一而足當其悖慢太甚尙嘗不與之戰今日但以石晉為戒不敢與爭鋒不知石晉時天下四分五

裂朝廷君昏臣庸德既不足以懷徠而威又不足以制服此耶律德光所以一舉而復汴都也以

陛下春秋鼎盛天資英特而又承祖宗有赫之炎圖指揮顧盼行有餘力豈可與區區之列國同所慮乎臣誠不佞雖岷陬一布衣平居常患無以人遂取古人書閉門熟讀月延歲累頗識古今治乱自謂論世事願賈誼馬周不足多伏惟

陛下自即位以來寬大之聲勤儉之政已著聞于天下感激垂涕願盡死力然而區區之愚尚有望於陛下者但願

陸下臨事聽政更少濟以英斷明決助成聖德使
巍巍之功業上擬商宗周宣臣謂百蠻且不足平
况叢爾金人而足以軫聖慮也狂瞽不識朝廷忌
諱罪當萬死

李邦彥乞致仕

臣累乞致仕特蒙聖恩依奏伏念臣奮身孤遠遭
際興運浸躋華貫遂冒宰司徒激孤忠不敢少負
清議屬者上皇退託以神器付

陛下臣首被寄委而輔翊之重自誓殫竭身屢瀕
死有所不避今諂諂之徒扇惑羣聽喧競倉卒白

黑不分臣之所急存宗社安君上惜生靈而已何

敢爲身謀而人詆以爲姦緩師講和自金人犯邊

僉合大臣議密圖萬全非徒屈意以受辱而人或

指以爲闕字一心之精白天實臨之乃至定輸金之

直以釋白著之疑寬括糴之令以賑艱食之急撫

循坐甲之旅以勞城守之師若此之類事涉細微

雖思出睿慈而開陳于前不敢緘默大臣建明惟

知有濟豈能家至戶到人人提耳而諭之哉衆聽

未孚鑠金可畏不知引避何以厭服斯民之心伏

望檢會已降聖旨早賜施行奉手詔太宰李邦彥

任政府累年屢形憂國愛民之誼以至惜名器抑
裁冗濫獻納非一 朕在東宮時熟聞嘉譽策立
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闕其所達明惟知利社稷
撫軍民為急 朕一一施行衆志未能遍諭乃作
弗靖鼓唱流言反與前日異意元惡之人忽生怨
憤實駭予聽已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

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七

靖康中帙十二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二日
戊申盡十五日辛亥

十二日戊申金人退師大赦天下

門下 朕嗣承聖謨獲紹大統適邊廷之懈弛致
郊畿之繹騷荷天之靈俾敵悔禍既遣使而講好
遂以時而退師載惟千里幅負罹屠掠之苦四方
遐遠多調發之勤王屯嬰守扞之勞編戶傷括輸
之急 朕每念此惻然痛心不能保闕一乃使重
困永思厥咎在予一人是用疏曠蕩之恩沛汪濊

之澤嘉與海內底于丕平可大赦天下於戲三事
大夫羣后庶尹國勢委靡而不振宜思所以拯治
之方黎元愁歎而無聊宜思所以拊綏之術保疆
固圉節用廣儲庶幾協心共圖康乂

手詔遵用 祖宗舊制

朕以眇躬託士民之上夙夜祇懼靡敢違寧比者
金人犯順都城閉關踰月軍民展力捍禦實勞
朕知之矣而不逞之徒輒乘時造端相扇爲變內
作不靖震驚 朕師誘罵大臣毆擊內侍白晝剽
掠乃敢公肆凶殘 朕念嗣位之初首遭艱難德

意未孚致汝等抵冒如此 朕甚悼之播告汝等

朕自今庶事並遵用 祖宗舊制選用大臣裁抑
內侍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人不輕爵祿不濫賜
與不奪爾居以營私燕之地不竭爾力以廣無用
之費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務與汝等休息
其有姦人不悛敢復犯法紊我紀綱當重寘刑戮
必罰無赦咨爾有衆明聽 朕言

十三日己酉李綱乞遣大兵護送金人回師

傳信錄曰澶淵之役雖與大遼盟約而退猶遣重
兵護送之蓋恐其無所忌憚恣以虜掠故也金人

退師已三日矣初謂其以船楫渡河探聞乃繫橋
濟師一日而畢盍遣大兵用澶洲故事護送之軍
執皆以爲太早余固請之 上以予言爲然可其
請是日分遣將士以兵十餘萬數道並進且戒諸
將度便利可擊即擊金人厚載而歸輜重旣重驅
虜婦人不可勝計氣驕甚擊之決有可勝之理將
士踴躍以行

沈瑄見李綱言賊騎不過五萬能戰者止萬餘人
太子營不及二千藥師常勝約三千騎諸營部兵
聞止有兵三萬餘其過河者只有太半可以邀擊

十四日庚戌祕書省校書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
彥中書侍郎王孝迪尚書左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爲
少宰李綱知樞密院事徐處仁爲中書侍郎唐恪同
知樞密院李昫爲尚書右丞

臣竊觀國家強虜入寇中外震恐 陛下初臨萬
機遭此擾攘深軫聖慮公卿大夫誤國至此臣不
勝痛憤臣有愚見輒不避死亡之誅上干 天聽
伏惟 陛下少留神焉臣聞憲宗用一裴度而平
淮西武宗用一李德裕而平澤潞自古剪除寇難
興復治功必至排斥衆議屏除姦邪而信任忠勇

有爲之才然後可責其成功也自臣聞邊寇難興
蚤夜危懼曾詣都堂略陳守禦之策見任宰執大
臣皆孤疑不斷牽制其事今已經月條畫措置並
未就緒况此數人事 上皇累年皆阿諛順旨持
祿養交未嘗建明一事裨補聖明致有今日之患
蓋平居無事尚不足恃豈可使之當今日之變乎
陛下今日復用之士論民心莫不歎息不惟不足
以了今日事他日亦必誤 陛下臣謂前日奮不
顧身力贊 陛下登此寶位必社稷臣固當知之
矣胡不且專任委以軍國大事不使衆議移之羣

邪沮之使盡其材力以了天下事至於朝士大夫
與昔時慷慨論事不畏豪強得罪在外亦不無其
人可以錄用但宰相未肯爲 陛下言之徃徃引
用皆其親黨臣竊惟 陛下前日積德東宮謙恭
謹畏退託不能乃人子之道今日統御九有撫臨
萬邦乃人君之權固當奮乾之剛繼離之明興大
利除大害上以承 祖宗無疆之休下以慰四海
生靈之望不宜拘守常之論爲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爲難能也况 太上皇剛明勇決一旦改悔
知爲羣邪所誤痛自罪已 陛下誠能慨然有爲

罷去昔時用事之臣而委仕真賢興舉治道是乃
奉承 太上皇之志也帝王盛德何以加此臣踈
賤小臣輒敢言及朝廷大臣冒犯天威自知必死
然不敢惜死願有說焉夫宰相大臣非其人諫官
御史可以言之今臺諫皆宰相門人不肯言也侍
從之臣可以言之今侍從皆顧惜名位不敢言也
惟臣小官無所顧惜誠知愛國不知謀身所以爲
陛下言之臣更不言是 陛下終不得聞宰相大
臣之過也宰相大臣天子不知何足以論天下之
治哉又况 陛下當即位初以論相擇人爲先不

可不謹一舉願 陛下斷而行之實天下幸甚初
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爲宰相人情震
駭乃具奏 上然之遂罷邦彥孝迪懋以吳敏爲
少宰出邦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孝迪以
資學爲醴泉觀使懋以資學爲大名尹召徐處仁
唐恪于外郡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以
進士科登第累官知大名府至是召爲中書侍郎
恪宣和初爲戶部尚書言應奉司之害忤王黼遂
落職知滁州後奉宮祠七年召爲戶部尚書是歲
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城被圍遣兵官邊

法東 卷
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
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
密院事

十五日辛亥詔教習禁軍

詔曰軍兵久失教習當汰冗濫在 祖宗時外路
寄招禁軍解發到京師御殿閱視分隸軍營是以
在禁旅者無非趨勇之士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
務增數希賞但及等伏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
教習又不以時既到軍門惟以番直隨從服事手
藝爲業每營之中雜色占破十居三四不復教以

武藝今宜於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使
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雖中國
長技然軍兵中能射者亦少宜多行教習以扞胡
騎又軍兵平日不擇甲一旦在身如受束縛宜令
每營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人不厭苦仰三省
樞密院劄付刑部施行

發遣應歸朝人還金人

朝廷既與金人議和乃將應歸朝人所在發遣令
歸國都省劄子勘會本朝已與大金講和應歸朝
官歸朝人並發遣今來在京已發遣盡絕外其外

路亦令依此施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
令逐路帥司行下所部州縣等處盡刷歸朝官歸
朝人量給盤纏起發每州縣各選差堪倚仗有心
力大小使臣或寄居待闕得替官一員或有心力
衙校之類量人數多寡作番次逐旋管押赴大金
界首令過界前去不得擁遏一併上路各從便道
過河即不由京畿界分仍令經過州縣巡尉防護
出界相交割其應合發人如有帶軍器並仰所在
州縣拘收公路亦不許置買嚴切覺察候過界所
管押官具已過人數姓名申尚書省仍仰逐路帥

司差通判一員遍詣州縣專一催促具已發文狀
聞奏其管押官如無疎虞當量遠近推恩
李綱辭知樞密院

劄子云竊以樞府之長兼統兵機宜得瑰竒之人
以居其任然後可以獎率三軍之衆折衝萬里之
外臣本書生進由庠序以忠義自許妄意事功而
性剛才拙動輒多忤宣和初 太上皇拔執筆螭
坳日侍清光屬大水暴至士庶爭具舟楫無敢言
其所以然者臣謂此非小變上䟽指陳冀得直前
論事當路擠排流落七載 太上皇憐而收之使

貳奉常永惟大度之私方圖國士之報去冬因邊
吏弛備盜據全燕肆其兇威來犯王路 太上皇
厭萬機之煩欲授 聖子意有未發臣與少宰吳
敏力建大策替成內禪歲首 太上皇南幸淮淝
羣臣亦有勸 陛下爲避狄之計者臣又躬述利
害回鑾輿之幸爲守固之策斯皆臣子常分初無
涓埃可言 陛下不以臣卑鄙驟加褒用推自庶
察不五日而參大政仍委以親征行營使事臣感
陛下不世殊遇願殫犬馬之力受任以來夙夜憂
勤深恐勲績不效以負 陛下知人之明故東閣

將校率勵士卒躬冒矢石登城以禦敵晝夜巡警
戢姦以安衆間遣使移檄河北諸鎮使豫爲隄防
忘食不寐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援師旣集欲
因利乘便進營逼虜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
食盡渡河而遁擊其半濟勝可萬全計慮已定而
姚平仲引衆出城敗大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
不聞自於行營二月一日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
亦不知之在微臣實無所預其夜四鼓 陛下聞
其交鋒詔臣應接頃刻之間使者三至臣適感寒
伏枕臣力疾承命出景陽門至班荆館親督將士

列在要衝分遣軍馬解范瓊王師古等圍親以中
軍捍禦賊馬射殺金賊甚衆是夜臣宿城下明日
復列陣與賊相望臣所統兵士氣百倍然臣其晚
求對不已而賜罷恐懼自當莫測其原仰賴 陛
下至仁至聖灼見臣愚疑實無他特賜宸翰許之
保全慮其空乏加賜縑金未逾三宿亟垂召命俾
還舊物仰專充爲守禦之事諭以怨仇讒謗欲持
平仲之罪中傷微臣伏惟 陛下天地父母覆燾
生成之恩不可爲量瞻謝之際感涕交集德隆命
極捐驅弗避惟是都城細民因間殺掠內侍理宜

彈壓臣躬稟睿旨即取其最不逞者斬數十人梟
首通衢以靖羣衆重沐聖恩令臣知樞密院事竊
惟和議旣成金賊擁重貨邀名鎮不戰而得所欲
臣誠私心痛之旣乖臣本志兼統軍事豈其所宜
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其軍兵隸於
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臣旣統行營之兵又制樞
密之令考於舊法未見其可臣竊謂羯寇初退四
方勤王之師未有所屬中都畿邑團結保甲之兵
未有所處欲於旬日之間犒賞條具以勤王之師
盡付制置使姚古使司固圍以團結保甲分還州

縣使各樂業內外人心既以教寧臣當抗章自陳請避賢路以遠讒謗全 陛下始終之恩此心素定有如皦日昔張良作漢腹心高祖數罹困阨良嘗有力乃願從赤松子遊李泌入議唐事肅宗復兩京泌謀居多乃欲隱衡山此皆豪傑邁往之士乘時遇主以成功安顯位何所不可而屏門以避患禍猶至於此矧臣單立一身朝無親黨乏昔人之功業而有不訾之讒謗豈得安處寵榮不知戒懼今縱欲內外粗定未敢亟去若叨冒巍峩樞庭非所宜據固當懇辭得請而後已伏望聖慈察臣

至誠出於迫切非敢矯飾務爲虛文特降追寢隆恩以安愚分不勝大願所有告命不敢祇受奉聖旨李綱劄子乞辭知樞密院事宜不允復還劄子李綱謝知樞密院表

伏奉制命除臣知樞密院事辭免不允者武有七德宜恢經遠之規聖臨一時乃副由中之命豈材慙於柱石亦位亞於樞衡輒恃聖慈求安微分伏念臣性質淺窳學術迂踈常自信其朴忠頗著聞於狂直思忘身而徇國參以道而事君抗章隔左史之班面折尋柱輒召貳奉常之職知無弗爲偶

羯寇之負盟連叛臣以犯順吞噬幽薊蹈藉河山
方熙朝有警言之時蓋在位竭誠之際贊大策而授
聖子成 上皇堯舜之仁勸固守而保神京定睿
主宣光之業粗輸臣節敢幸天功叨擢任於肅機
仍倚充於元帥受恩至渥懷報靡遑練選六師每
揚聲於出戰嚴飭百雉專悉力以登陴克張羆虎
之雄昭示金湯之固火至甘泉而不恐騎臨渭水
以何虞侯集援軍式遵廟筭猛將輻湊各喋血乘
勝之有聞壯士雲屯皆投石超距而可用欲連營
而並進擬堅壁以相持使其形勢相疲糧食空乏

指歸路而弃甲視洪流以爭舟期集擊而無亡矢
遺鏃之勞爰邀絕而無疋馬隻輪之反重幣復得
如荀息奉璧之奇貴質來歸笑知瑩寘楮之陋忽
貪夫之妄作帳幽黜而失圖端賴英明亟加延見
察西兵之動微臣所不預知宣獨斷之威衆譏真
莫能蔽增領備禦之政備兼密宥之謀鑒叅若茲
縻捐罔避然孤危之迹僅免謗傷而驕索之胡旣
私從議驚魂未定施表餌以何堪素志不伸覽韜
鈴而有愧行即引去尚留須臾將分布勤王之人
區處復業之衆回 道君清蹕於淮浙遂天子綵

養於晨昏彗掃星流晝夕逸永寧之至計天開地
關應中興重歡之美談然后請辭寵榮務遠權勢
學道輕舉追辟穀之張良放意收身効看山之裴
度庶全終始或解怨仇儻冒居右府之先慮莫保
畏塗之戒

澤州奏大金國相粘罕兵次高平縣

傳信錄曰初粘罕既破忻代觀察使折可求以麟
府兵承宣使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
退遂圍太原攻之月餘不能下而平陽府義軍叛
義兵者童貫張孝純所招雲中人也分布河上諸

郡平日養贍蓄積爲一之空及金人入寇李純五
萬人屯守石嶺崗既叛以從金人矣至是諸郡往
徃殺戮或逐出之而平陽府者破城叛去攻陷威
武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遂次高平
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南來宰執各予盡遣城下
兵以追幹离不之師將無以支梧余曰幹离不之
師既退自遣大兵護送初不虞粘罕之來也粘罕
之師雖來聞既和亦當自退必無復渡河之理又
大行琅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
陽控扼險道決無他慮而執政中有密啓上者

於是御前以金字牌悉追還諸將之兵諸將之兵及幹離不之師於邢趙間相去二十餘里金人聞大兵且至莫測多寡懼甚其行甚速而諸將得追詔即還余聞之上前力爭得旨復遣而諸將之還已五程矣雖復再遣猶與金人相及於虜沱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二三悉解體不復有邀擊之意第送之而已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皆被其害

三朝北盟會編第卷三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八

靖康中帙十三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五日辛亥盡其日

晁某上書論三鎮不可弃

書曰皇天眷命 陛下即位之七日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萬里乃得隨士庶垂淚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真小醜斬荆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淹時勢如轘山直抵城下嗚呼天乎忘我 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

春秋之時周家衰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國家
聖聖相繼重光熙洽天下太平自結繩以來未之
或有天子坐簾內朝四夷牧萬國曾不足以輕重
威至廣也乃於女真小醜平昔僕役高麗臣事
契丹者逡巡偃蹇乃有城下之師國中之盟何其
甚耶義士痛心壯夫洒血孰甚於斯時耶臣至愚
且老敢慙於壯夫義士而逖視樵牧思謀妾婦思奮
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况臣一門七世食祿高
祖迥咸平景德之際極文章禮樂之譽曾祖慤寶
元康定之間任西鄙之域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

爾以來海內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

闕一之亦

其職也惟臣在元符末

上皇即位之初嘗應詔

有封事蒙有司第臣爲邪等置籍刑部初禁入京
城漸不許仕官而擯斥畀竄二十餘年矣其所言
者皆天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
也一曰國家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諂
諛大姦獨推尊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廟而下
同士庶祭行於寢中二曰自古襄王暗君乃有毀
謗先烈之言以鉗天下之口惟我神宗皇帝何
所負於天下內外無有一人不足於恩德尚何毀

謗之有彼諂諛大姦濟以允暴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申言當今之急務豈願卞和之玉再削其足耶竊惟城下之師明主夙夜焦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覩戊申大赦封豕逋遁齊民又安凡有血氣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有言含哺鼓腹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赦文者新邊之語讀者惑焉議者則嘆妄以易州涿州之地終不能保而復棄之爲新邊也旣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大鎮無慮二十州五

十六縣自州升之爲府而不知未幾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嗟夫斯地可棄也斯民不可棄也吾祖宗艱難之業不可棄也嗟乎誰爲陛下而盡此策乎昔賈誼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爲戎人欺傲乃嘆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在者如陳平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議論有晁錯賈山馮唐守正有申屠嘉宋昌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柴武賈誼尚何恨哉使誼尚在謂今日之有人無人乎臣於是忘其至愚且老不能默已專以割地

爲言未暇及天下事也惟 陛下幸察臣元符中
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論二篇因杜牧之論而發
也牧之意則勤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
足以至河北河北爲能制山東安可以天下之勢
而專之於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
下矣失河北則失天下矣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
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得河北
則強其國雖正失河北則弱其國雖無道得河北
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
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符氏之秦拓拔之

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
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於劉氏蜀之漢
高氏之齊強於宇文氏峻亟之周其迹昭然布在
方冊可考不誣是謂河北之形勢臣敢爲 陛下
略言之 陛下幸察臣旣言河北重於天下矣乃
敢復言三鎮之重於天下者不必繁引遠古惟事
與國家造邦相因者則不得其略昔周世宗之英
武雄毅實漢光武唐太宗之流承有晉父事契丹
之後劉漢禍亂之餘即位僅餘兩月黃鉞親征而
師出之日四壘奔北爲我宋驅除晚以數千師伐

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繼取瓦橋關者晉人弃之以契丹之元首非特爲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七國時燕地也唐方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趙魏之北方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北而其人堅忍竒崛包藏禍心立凶謀前有荆軻太子丹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與爲禍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嘗重於趙魏雖曰幽陰而常動搖魏博鎮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旣非所宜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醜者譬之熊鼠

得幽薊則潛窟壤得三關則洊積累其勢倍萬也然克是三關者雖曰周世宗之英武而我

太祖太宗實在兵間也世宗常以千人之軍溺於亂流叢葦之中而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三天子之威靈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

太祖之功也夫以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曰無爲而弃之荒裔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石晉關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陽遂使契丹得犯澶洲之役康保裔無高陽之叛則不勞真宗皇帝爲澶洲之役矣高陽之勝敗

猶係中國之輕重如此忍論高陽之存亡耶廟堂之上肉食者宜為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軍甲兵雄於天下城壁高固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帥獨知臣節前號河北四叛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三寇之時義武亦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征鎮孰為勤王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鎮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前為入京師之舉哉亦宜屢北惟是張彥澤杜仲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

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者納契丹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帝之禍為中國之醜况使高陽全師中山堅壁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真宗皇帝革輅親征而傳潛領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之時遠近愚智無不憤疾潛者耻與之俱生無幾何革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真宗特賜其首領竄斥之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擊指奮袂而起孰知真宗皇帝聖意在有也豈臣下所易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将耳目親接開運之禍變今坐擁十

萬以全中山以示怯於契丹勿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銳脫彼能至澶淵必不能渡河待其度河之後我出中山十萬蓄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蹙之彼契丹雖衆豈堪填吾洪流而代吾拂掃也哉彼或不剋渡河我以此覆其歸路匹馬隻輪定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刑 真宗豈得爲私傳潛也哉 真宗清淨垂拱之君不惑群聽而決意親征不以王超石普揚廷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潛之不濟事巍巍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勢宜如何哉惟我 祖宗又能用中山之形勢也何則在戰

國時介於趙魏之間屹然自成一國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才至武西足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者是也 太祖

太宗之時每歲防秋之兵全師聚于定州 真宗躬置禦戎之陣以鎮定高陽諸路之兵並會定州夾唐河爲大陣量番寇遠近出兵建柵 仁宗謹是 祖宗之制積粟則中山爲多蕃兵則中山爲重命師則得韓琦至今廟而祀之歲時嚴焉太原府劉氏資有之 太祖皇帝而未之克留以待太宗皇帝特封 太宗爲晉王逮晉王即皇帝位

之四年親征克之於是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
萬國莫不知臣安逮今將二百年重惟太宗皇
帝號令之所加擊鼓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及五
代百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推枯拉朽諭於太原獨
如此艱難何耶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之策
侯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生不輕去
且復念曰太原吾父母之世所有也吾家所以革
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下者亦自
晉而得之也遂以晉篡李氏之唐而李氏所以奪
朱氏之梁者而得之也初起諸晉也其上高祖太

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肇
之也高氏所以爲齊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
命者實謂受命於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
亂號爲中興者伐玁狁於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
于姜戎王乃料民於太原是太原爲成周之盛衰
者又如此也嗚呼太原之爲鎮可輕畀付哉重以
太宗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議
者首詢之張暉暉曰戢兵待富庶而後爲謀繼詢
之張承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虜爲援未可
倉卒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詢之薛居正居正

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宗之伐至於老師
太祖破北虜於鴈關盡驅其人民居虎牢關以西
雖巢穴尚存而危國已甚卒得曹彬而謀之問
曰顯德開寶兩征太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
帝意豈不深哉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
擐甲冑曹彬郭進潘美等爲之將先以進守石嶺
關禦北狄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其人民毀其城郭
將貽萬世之安也况夫兩朝三帝二十餘年而得
之者一日甘心而棄之乎或謂唐自安史之後河
北自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臣應之曰

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大河津以制河北
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相武宗毅然以身許
國不赦澤潞卒能號令鎮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
績也以兵論之河北之銳師固爲三鎮而飛揚然
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
足以制彼三鎮矣今又兵太原而棄之古未有也
太原唐重兵之地今棄之矣而青州盜賊久熾又
未必如唐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彫殘於近歲未易
並言唐之宣武是謂今之汴州 祖宗以重兵威
天下百餘陪於唐武之兵也 太宗時張洎爲能

言京師之兵制出於秦漢兵制 仁宗時尹洙又能言京師兵制出於秦漢上特與唐室論也後來宜不復開口措意於斯也柰何初變更於王安石卒殲盡於童貫天下之勢墊矣惟 陛下念之天下萬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之形勢臣愚略陳之矣臣前所謂無名而賜之者請復言之大凡王者廟一頓一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比之三鎮於一頓一笑孰重輕哉謂此小醜為功則隋唐因突厥以有天下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興復中國矣安得人賜之田哉惟石塘父事契丹

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弱燕以委契丹而趙魏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遐陬荒絕疆場不相接未嘗一日當中國之師也亦未嘗一日聞中國雷霆之音也果孰怯而孰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真者渤海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真因高麗以臣事契丹者在 祖宗時嘗因高麗入貢而困於契丹之三柵求救於淳化之初也其後國家絕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真遂自絕於中國逮熙寧初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真方狃於契丹不得與也柰何一旦兇謀傾奪契丹之國

出其故君空其貨寶而豺狼之心不能自己遂敢
陸梁於中國耶在 祖宗時嘗來寇我白沙寨掠
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適其貢馬之使在京
師遂命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貢而渤海之
酋爲謝女真之過遂詔還女真之使不知今日女
真之暴逆不恭自干天誅孰與三馬百人多少在
祖宗法令當如何哉議者曰柰其頓兵城下何請
責之曰唐廣德初突厥自涇州犯長安至於代宗
幸陝西而郭子儀帥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三年
僕固懷恩以吐蕃回紇羗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

儀以回紇伐吐蕃而難平豈有割土田以奉也恭
惟 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下小醜警惟 陛下
增修盛德巖廊之上必有長駕遠馭之術三鎮已
復歸於職方氏矣顧惟踈遠小臣必待百官班駕
之後乃得與昆蟲其慶也雖然臣猶將有所陳者
唐杜牧之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治漢皇甫規
善用兵而先零諸羗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也曰力求猛敵不如
清明 勤孫吳未若奉法皆自治之道也又如程
苞於板楯蠻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

亦知自治者也 陛下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師帥程苞之明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也然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不然尤見於變亂之故猶之治兵也漢路溫舒嘗爲宣帝之言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姬嬖之難而重耳以伯趙王不終諸呂作難而孝文爲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禮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

太平繼變亂之後必有累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於是謂遠不及高帝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觀東方朔之對武帝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 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不在 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實吾 仁宗而云耳優而論之 仁宗於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也且文帝在位二十四年逮其晚歲稍惑異端孰如 仁宗而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勝數稱

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
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 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
誠能得臣如 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專利以
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以拒諫以自弊則何
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之時也是謂洪範彛倫攸叙之時也儻或不然
使梟鳴嘉禾之上蛭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
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
遜段珪曹節等兇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
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其中則李輔

國程元振魚朝恩等兇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
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之時也是謂洪範彛倫攸斁之時也
嗚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 出一轍也如此其治
也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至
愚不願國家以將而為相也昔賈誼痛哭於明時
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於衰時不勝其憂也當今
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幹國之器請為 陛下
念之臣若所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乃
自乎六五之君厥孚交如感如之吉也六五有信

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下是謂德威故能以柔
用五剛使上九受天人信順之助吉無不利也大
有之君於是乎得過惡揚善順天休命也如其惡
者不遏則善無自而揚何以爲大有之休也耶大
有一變而爲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
曰純曰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剛健繼之
中正歸之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治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靖康中帙十四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六日
壬子盡十八日甲寅

十六日王子楊時上書論三鎮利害

臣竊觀自漢迄唐待戎狄之道無如祖宗之時
者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賊臣要功爲國
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虜騎逼城備禦無
素卑詞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
者割要害之地以爲盟好則非經遠計也臣固嘗
論之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竊慮無有紀極破大

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郝謂趙王曰秦之攻王倦而歸也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和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陵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

情可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其勢必得所欲者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爲壯是舉也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

之令廟筭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惰欲其成功難矣昔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有成也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封氏紀年曰夫三鎮者趙魏韓晉之地是也其爲要害久矣今一旦舉而與之中國何以奠居三鎮失一宜其長驅而至我不能技梧也況三者俱失乎杜牧有言曰以天下觀河北猶四支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爲人又曰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爲霸由此觀之三鎮何可妄弃乎明

年太原遂陷京城失守天下土崩可勝歎哉

郭藥師以兵至磁州取寄收銀三十萬兩

初郭藥師爲同知燕山府也乞支降贍軍錢朝廷以銀三十萬兩畀之至磁州時燕山已陷藥師已叛乃以銀寄收于磁州軍資庫金人自京城講和而歸也到河北邏得片堠遞發視之乃河北都轉運使張慤發往磁州令封樁此銀不得支用藥師得之遂以兵至磁州乃索此銀曰朝廷發往燕山應副我用者知磁州趙將之辭以爲無藥師出遞牒示之將之不能隱藥師聲言不得銀則攻城取

銀將之懼以銀與之師乃退

粘罕兵據太行山下瞰河津朝廷大駭乃命种師道姚古出河東河北

种師道加太尉河東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

門下敵王慄而吕功既保干戈之衛飾國典以行賞敢忘擊鼓之思載惟元帥之謀允賴武人之俊誕揚褒律敷告治朝檢校少師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諭使河南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四百戶實封一千三百戶种師道節闕一剛方體闕一莊重勇有文略深而寡言義匪辭難奮不顧身而敢往慮

無遺策度能制命以有成嘗入處於樞庭比出提於戎乘醜虜聞風而潛遁邊鎮傳檄而自堅然居安慮危宜預圖於閒暇而有備無患庶永保於泰寧載疇輿頌之公俾尊胡部之寄肆頒寵數昭示眷懷是用冠秩右階其外掌武之峻張威外聞具膺宣慰之榮衍以爰田陪之圭賦於戲充國自許蓋無踰於老臣陳平見知遂盡護於諸將朕思有常德以立武事爾其除戎器以戒不虞俾胡馬莫窺於長城而烽火自滅於幽障往若予訓益壯乃猷可太尉鎮洮軍節度使河北宣撫使加食邑

五百戶

初粘罕既破忻州代州折可求以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金人遂圍太原月餘不能下適平陽府義勝軍破城叛去攻威勝軍遂引金人入南北關陷隆德府至是澤州言粘罕次高平朝廷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扼太行琅車之險遂以种師道爲河北宣諭使駐滑又議以姚古援太原以种師道中山河間諸郡姚古加檢校少師河東路制置使揔兵以援太原种師中河北路制置副使揔兵以援中山河間諸郡

初金人犯關种師中以秦鳳路經略使率兵來勤王金人已退朝廷雖以虜深入不擊爲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乃除姚古种師中制置使副凡行移文字出於樞密院者則迫令破賊出於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古師中患之朝廷以倉部郎中黃鶚隨軍應副錢糧鶚與河北路都運使張慤至磁州問寄收銀三十萬兩何在知州趙將之荅曰郭藥師自京城回軍駐軍城下執都轉運使牒取之矣慤欲斬將之鶚勸乃免之

京城勝示鋪戶依舊開鋪

都太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牒云契勘金人已過黃河中外民心已漸安貼訪聞在京金銀物帛質庫鋪戶尚懷疑惑未肯依舊開鋪妨阻商旅交易須至出牒各令復業開鋪

李綱遣人上 太上皇起居表

臣言戎路履嶮罔陪扈從之勤我師指期行致蕩攘之効敢具陳其悃幅輒躬問於起居謝伏念臣奮自單平驟膺獎擢屬羯胡之入寇連叛將以俱來曾是微才猥當任責臣於正月四日兵部侍郎蒙恩除尚書右丞奉聖旨差充行營使既預聞於

機政仍兼總於兵權竊慕謝安之靖胡沙欲遣崔浩之破毛國練兵選將至揚出戰之聲登城守陴密爲堅壁之計器械甚設樓櫓畢施於七日夜攻雲澤門次攻通天安泰等門縛筏渡濠持弓障弩兩兵紛集難越高墉雲梯已登悉皆摧裂遂斂衆以却退因集遣使以請和主上重惜生靈深存國體已曲從於好約復更定於誓言捐帑藏之貨財遣信使而闕兩字虜歸侍命兵戢有時然不備不虞昔賢之所戒受降受敵前史以爲聞臣謹張皇軍容申飭守備提軍深入知黠虜之無謀募兵鼎來喜

王師之益衆士民生氣宗社必安恭惟 道君皇帝睿知如神高明合道下渙詔以恤民隱德已洽於衆心授聖子以固皇基意實通於穹昊臣伏承陛下儲精淵默養志晏閑從容吳越之奧區觀覽江山之勝境俟四方之無侮表二聖之重歡誓竭駑軀少伸毫髮鳴鸞禹穴遙瞻方外之遊問寢龍樓佇承天下之養

再上 上皇劄子

臣聞中國夷狄相爲盛衰非徒人爲殆亦天數一昨金賊緣藥師叛旣陷燕山浸窺河北城壘相望

而無藩籬之固牧守相視而無封疆之臣老将持兵望風先潰大河解凍乘桴競浮駿騎長驅於中原勁兵直詣於魏闕以正月初七日通都城劫掠士民焚蕩廬舍以大火船鐵騎攻西水門守衛之具辦於倉卒臣奉皇帝旨率勵將士誓以死守設械拒於汴流之中殺獲數千人迨晚方息復以銳兵攻酸棗門一帶犬帶之衆蜂屯蟻附渡濠臨城梯長如雲箭落如雨天地改色風砂晝昏人心震驚宗社危急臣奉皇帝旨將諸班直弓弩手救拔躬冒矢石以摧其鋒令敢死士焚蕪雲梯殺獲首

領一人攻破其黨獲級甚衆賊兵乘械以強弩射之往往沒溺障汴河水令歸城水勢漲溢自卯及午賊兵方退却知我城中有備始遣使人同李鄴等計議臣等糾集將士欲以死戰皇帝以宗社生靈之故務令持重始議通和使者旁午冠蓋相望累日而後議成皇帝聖德格于曠古變鴟鷂爲好音化虎狼爲善類不愛金幣務保要害之地遂遣康王張邦昌使軍前悉如所請賊方賊退舍竢犒師之物以歸然邀求數多殫竭帑藏空匱民力不足以給之虜蠲減所須之數果如而退夫復何言

萬一有跋扈之憑陵欲危宗社臣等當陳師鞠旅以圖進討神人共憤天心助之洪惟道君太上皇帝祗適神考以武繼文天下稱其孝傳位聖子法堯禪舜天下稱其高翠華南幸臣拘以職守不敢負羈紲以從艱難之秋冒處政機誓將肅清畿甸奉迎鑾輿天心已明殞首何悔謹錄奏聞謹奏國子司業黃哲請失職之罪

朝散大夫國子司業黃哲奏臣等伏見二月五日有太學諸生伏闕上書致令兵民乘勢作鬧上煩聖訓丁寧臣等職司教導不能表率諸生雖前後

洪東野書
屢行約束尚敢違戾難以備負學官見今待罪伏望特賜黜責候敕旨奉聖旨朝廷方開言路通達下情士人伏闕上書乃是忠義所激學官何爲自疑乃爾待罪可速安職仍曉諭諸生

初蔡懋李枕喻太學長貳屏出伏闕上書人等諸生以布衣之士敢劫持天子旣而被黜往往欲拂袖者甚衆聞者莫不銜憤扼腕故黃哲待罪而有是指揮

吳敏劄子雪李邦彥罪狀

劄子曰二月初五日太學生上書聚衆旣多遂槌

破登聞鼓又云軍民無忠義之心咸幸禍亂之變又言昔高歡在魏見禁軍焚領兵張彛宅朝廷畏其亂而不敢治歡遂散家財結士卒伯山東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姦人窺伺之資也古語曰投鼠忌器况天子相乎李邦彥等諫上皇罷不急之費又援立聖朝廷遣李鄴等往使大金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廟諱太過緩於事機及罷網師道遂有百姓指目蔡京王黼用事不值此變而遭此豈非不幸又云願陛下下明詔解衆惑使邦彥之爲人稍白於天下然後復起邦彥還其相

位論者於是謂敏爲邦彥黨矣

十七日癸丑种師道免宣撫使赴朝參五日一赴院
簽書

先書朝廷差种道充河北宣撫使駐軍滑州又奏
乞朝廷召天下軍馬屯駐大河防秋朝廷初允其
請行遣未旬日宰臣言萬一賊兵不至則費用甚
大遂已其請師道既知言之不從奏以被疾乞免
宣撫事朝廷遂如其請今赴朝參無特入奏五日
一赴院簽書

十八日甲寅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侍御史孫覲等臣察上言伏見金人深入三輔震
擾陛下揔攬之初坐席未暖分遣使臣捐弁金
帛以爲先戎之計中外之憤疾心痛首以爲結怨
連禍之人未即誅殛無以謝天下臣等謹按太師
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
蠹國害民之政而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
豫大之說倡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
無餘立御筆之限以陰懷封駁之法寘典學之科
以杜塞諫諍之路汲引群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

悉爲朋黨交通，暫御竊弄威柄，鬻賣官爵，貨賂公行，盜用庫金，姦賊狼藉，閨門混濁，父子詬爭，厮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情，書傳所訖，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皇屢因人言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近幸小人相爲唇齒，失所憑依，營護擁蔽，旣去復用，而京偃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凶焰益肆，復出爲惡，倡導邊隙，挑發兵端，連起大獄，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千陰陽，水旱連年，赤地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携離，上下解體，於是狄人乘虛，鼓行如

蹈無人之境矣。陛下赫然奮乾剛，貶斥用事者，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况京在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主，又欲以妖人王仔息服錦袍鐵幘，爲大將計議，已定會仔息抵罪伏誅，而大臣固爭，請待他日之釁，王黼當國，循習初議，與京子攸決意成之，京之誤國，固不容誅，而結造邊患，父子相爲終始，與黼均爲罪首，公議籍籍，不決，未可以已也。且京被遇三朝，父子祖孫爲三公者二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第，僭擬宮省，袍帶之寵，下

遶童稚犬吠非主尚懷糟糠之恩顧京所蒙何以
論報不圖邊遽上聞而京盡室數百輩治舟揖擁
輕賫一夕遁去君父惇然坐圍城中無一人有同
患難之思掉尾不顧曾犬豕之不如原其用心使
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開邊賣國如馮道輩乎宰
相非其人果爲天下害遂使中國空虛狄人侵侮
無所不至而京猶喜爲姦言嫁怨飾非獨使上
皇負謗於天下衆令不容尤在於此伏望陛下
睿斷勅使追還早賜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滔天
之罪以慰宗廟社稷之靈以雪上皇曖昧之謗

少紓四海生民忿懣戚戚不平之氣不勝幸甚取
進止奉聖旨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
南京致仕

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臣寮上言臣伏覩臣寮累有章疏論列童貫罪惡
法在誅夷陛下仁慈過厚止從竄斥者臣伏念
法者天下之公也王者能任法而不任情則天下
信而服之如其威不能克愛縱姦貸惡以撓天下
之心天下之人將群起而議之亂臣賊子亦無所
顧忌矣按童貫刑餘臭類本庸奴耳釋掃除之役

厠征伐之事浸緣恩倖竊據兵權幾二十餘年出則爲宣撫而不授制密院入則領密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隳壞法制師徒死事誣以逃亡故賻贈不及而積怨情弋戍逃遁許其改刺故紀律不嚴而人易潰散詐爲首級則不憚於殺平人廣占儲糧則不難於張虛數賞罰出於私意威福至於下移銖銖計罪不可勝言臣姑數其大者首唱交結金人共滅契丹兆禍致寇其罪一也盧溝之役望風奔潰覆師殺將其罪二也金人點集邊吏來告賈不以聞其罪三也傳檄邊城不令出戰致金

人逐突遽至京師其罪四也出師河東聞賊南來不爲抗拒之計夙夜逃歸其罪五也至南巡貫乃自名扈從未嘗奏稟擁兵遽去其罪六也陰募死士劄置勝捷軍額厚其資糧環列私第其罪七也堅甲利兵充滿其家制造之工尚方弗及其罪八也城外陰藏器甲糗糧金人實獲資助馬忠提勤王之師西來尚頗收其贏餘不知童貫蓄此以待金人乎抑將有所用之其罪九也服食之侈上擬乘輿嬪御之盛潛規宮禁其罪十也有十大罪彰彰如此宰執依違無所啓白 陛下復

含容隱忍不早正明刑使之身首異處獨不念金人南侵死亡係虜亡慮二十萬之冤禍自誰兆乎伏望斷而行之少釋四海冤憤之氣又上言臣等伏見比歲以來閹人用事竊弄國柄典掌機密挑發兵端結成邊患於是金人以數萬騎直掠京闕宗社之危迨若綴旒陛下赫然竄斥大臣王黼等以謝天下而聚議不厭以爲首難之人實使童貫臣等按貫之罪雖擢髮不足以贖之而誤之國之大者尚可數也貫自陝西用兵前後二十年專以欺君罔止爲術虛立城砦妄奏邊捷以爲己功汲引

群小易置將吏以植私黨交通問遺鬻賣官爵超躡除授紊亂常制有自選調不由薦舉而輒改官有自行伍不用資格而遽升防團者有放廢田里不應甄收而擢登侍從者姦賊小人爭相慕悅侵漁百姓盜取官錢苞苴公行門戶如市金幣寶玉充物如山私家所藏多於府庫此貫之罪一也戰士之徒冒犯矢石傷者有金帛之賜死者有褒贈之恩自貫用事一切廢革戰傷之卒秋毫無所得而歿者又誣以逃亡之罪乾沒軍賞悉充私藏比至師還庖人廐卒守舍掃除之類隸冒功奏賞有

馴致節鉞者貫之罪二也貫又擇陝面精卒以爲親兵號曰勝捷方戰征之際他兵躬行陣之勞班師之後親兵冒無功之賞貫之罪三也自貫爲將帥每出內帑金帛以濟軍須奄爲已有而嚴立軍期取償於州縣頭會箕斂不堪民命貪贓不法凶焰勃然臺諫之臣一言議已中以危法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貫之罪四也方臘作難攻陷城邑東南大震貫將兵討之貫御衆無法縱爲貪暴悉斬平民以効首級於是民之死於天兵者十有五六貫之罪五也貫在政和中納燕人趙良嗣以

爲謀主始建平燕之議經營十年中國空虛招納叛亡充斥州縣卒致生靈塗炭貫之罪六也且貫以刑餘之人身爲三公職在樞省攘貪不已遂封王爵長惡不悛招權擅命拜免大臣氣焰煽赫威震天下產怨召亂浸成國難 陛下政之始大明誅賞以觀四方以貫負此大罪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望睿照躬發宸斷稍正滔天之罪以爲亂臣賊子之戒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

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臣僚上言臣竊惟幽薊之役用事大臣敗累朝不
渝之盟結二邊無窮之禍以成朝廷今日之患中
外之論咸謂蔡京子攸王黼童貫均犯大惡當正
典刑以謝天下而投荒之罰獨加王黼此羣心所以
未厭而臣亦不得而已也臣近者嘗聞言事之
臣見䟽渠魁蔡京之罪乞賜竄殛今不復重陳仰
瀆睿聽敢以貫攸之罪試舉其略為 陛下言之
貫自閹尹喜為禍攸憑藉世祿濟以姦回平日
謗懷迷國壞法乱常竊弄權柄擅作威福固已不
勝誅矣方王師之北伐也貫為宣撫使攸實副之

提數千萬之師挫於殘破之虜淹留彌年卒買空
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貫以太師封兩
國公攸遂入揔樞席矣此貫攸之罪同也蕭后納
款虜使韓昉見貫攸于軍中卑辭祈哀願損歲幣
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昉使去昉大呼于
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
從而匱竭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蔡京專政貫則
興結邊隙首引趙良嗣用之於本朝迨金人結好
攸則招納叛羌反覆賣國締怨結禍使狄人因以
藉口此又攸貫之罪同也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

原欲收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反以剪除寇攘枉道河朔而歸又慮衆人之議已也公肆誕謾凡第賞千百人貫遂封爲廣陽郡王而攸亦進太保封燕國公此貫攸之罪同也去年冬貫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言急貫逃遁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此又攸貫之罪同也迨陛下踐祚之初狄人長驅震驚都邑貫攸一旦携持金帛舳艫相銜書室遠去使聖主獨處圍城中曾無同國休戚之意此又貫攸之罪同也臣願陛下奮揚威斷察其誤國罔上之罪天下之

所共弃并檢會前日論列蔡京章奏早正典刑以爲萬世賊臣之戒伏候勅旨奉聖旨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攸劄子承遞到告命伏蒙聖慈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臣已望闕祇受即時解行宮使職訖臣輒有縷縷之私仰塵聰聽伏念臣屬以許國無狀禦邊失機因致煩言遂諉司敗重蒙聖造委曲保全又降親詔令臣專一扈從太上還闕臣已在廢逐猶叨器使仰體德意敢不遵承今來太上回鑾旣渡大江絕淮沂汴徒御所至安行無虞兼今已過

宿州前去京闕不遠奉迎使副並至行宮臣罪戾之餘正宜退伏田里偷生省已不當更預扈從之列欲望聖慈俯察危衷許臣依已降責命任便居住重念臣父京近貶西京年老陸行衝冒感疾如蒙矜允臣欲前去省侍以全子職臣不勝迫切祈天俟命之至取進止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三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靖康中帙十五

起靖康元年二月十八日
甲寅盡二十二日戌午

十八日甲寅聶山論伏闕劄子

臣聞前日蔡懋李枕諭與太學長貳令屏出伏闕上書陳東等諸生聞之莫不怨忿一學多士咸欲拂袖出學今日又聞枕令根治諸生并伏闕百姓欲置于法臣聞之不勝惶駭仰惟陛下睿智之資君臨萬邦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乘隙相聚賊殺內侍指罵姦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與百

姓雪去怨氣而懋梳之徒恨其罵已而佐李綱驟
欲除去根株又梳宣言爲前日伏闕之士其間有
李綱故舊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 陛
下自此士民思亂恐無已時蓋士民上書不約而
從之者數千萬人其言皆平昔公議乃 陛下所
急欲聞而姦臣所甚惡也豈有不稟 上旨敢令
開封快其私意願 陛下訪聞行下速賜止絕庶
幾忠義之士不怨憤姦人之手而忠言讜論日聞
于九重實宗社萬世之幸也取進止奉聖旨亟令
改正

靖康錄曰初士庶伏闕上書 上爲感動詔嘉忠

義然朝廷大臣惟邦彥稍自知咎其餘如梳懋時
雍輩不畏公論反以士庶爲敵讎觀其揚言曰彼
時非糾率衆庶脅天子者乎又曰若是則政出布
衣不在朝廷矣何讒賊之深而愈不戢也使吾借
聽是言則伏闕之士誠作亂耳非獻忠也且朝廷
輔佐得人措天下於安平四夷在衽咸保萬姓和
悅庶人既無得而謗議士方詠歌之不暇尚安有
伏闕者今 上皇播遷新君即政夷狄加兵魏闕
圖我宗社存亡之勢一障隔耳大臣有自私之蔽

姦臣怙賣國之功羣小漏機而喪師正人擠排而不用朝廷之大無一人爲吾君之言故士庶伏闕獻忠論列宰相之非求復社稷之臣期於得請乃其時爾安得此言轉播人耳故敏雖于今心膂猶敷奏縷陳多至數百言榜之通衢以明邦彥無罪亦頗詘正論布衣魏孝友太學正吳若上書辨論其失敏安得無失言焉旣而稅懋乃論太學長貳黃哲黃唐傳令屏斥伏闕上書人長貳皇恐待罪尋得旨反有乃是忠義所擻之語遂寢稅又呼時雍令根治學生伏闕百姓欲置于法戶部尚書聃

山懼織羅之獄興而忠義之士死乃密以聞上曰士民以積年不舒之怨憤承隙相拉賊殺內臣抵罵姦黨蓋恃陛下仁聖必能爲百姓雪其怨氣而懋稅時雍惡其罵已而佐綱輒欲痛鋤其根株又稅宣言曰伏闕之士其間有綱故舊必欲盡行誅戮臣恐大失士心歸怨陛下况士庶上書其言皆出於平昔之公論乃陛下所急聞而姦臣之所甚惡也豈可不稟上旨自令開封快其私忿願速止絕庶幾忠義之人不死姦臣之手忠言讜論日聞九重宗廟社稷萬世之幸諸生以故

得保首領山之力也然開封三衙尤榜太學門日榜

准殿前司牒准內降御寶批朝廷方大間言路之時應文武臣下士庶秀才等宜以忠嘉之言讜論

建陳當用納親覽如其可否一施行然有似此伏闕上書為名者意在作亂之人仰三衙立便收

捉當行軍法奉御筆付王宗濇等適又學官吳若

上書得罪長貳迎合其意乃屏陳東一學為之闕

然既朝廷即與改正又命聶山傳宣俾士安於學

開封三衙揭示文榜亦即褫去盛哉上以士之

去就於國重輕不暫置於懷雖古民哲亦何以加

然士方忻聖訓嘉獎墨猶未乾而姦臣輒欲置于

法雖身不懼禍而豺狼尚在故望望然咸欲去恐

不免也蓋君子孤立小人朋邪號令混淆是非紛

亂人君難於聽察莫甚於此時也祗如徐處仁忠

亮清敏屬天下望久矣近方以中處書起之猶未

厭士論而言章三上以嘗為蔡京門人當不可用

矣京相上皇二十年今廷中諸臣孰非京引薦

者若以是為嫌投置多矣朝廷取人賢者用之不

賢者去之于今旁求天下如處仁之賢有幾處仁

而不用誰復可用問其諫官者誰乃邦彥締交謝

克家也君子小人尤冰炭之不相入然信

秀水閑居錄論士民伏闕曰靖康元年正月七日

金虜至都城軍于城西十餘里既稱和議十一日
今上以康邸故相張邦昌副之出寓虜營右丞李
綱爲親征行營使聚兵欲戰二月朔遣將官姚平
仲等夜劫虜營不捷次日綱罷政五日太學生陳
東率其徒數十人拜伏端門之下獻書丐留綱且
有人唱言道路曰綱罷虜入城矣軍民稍集至午
聚萬餘人舁登聞鼓擊之中使朱拱之出宣問即
殺之宰執李邦彥等自禁中歸都省衆詢罵欲毆
皆奔避凡殺內臣三十餘人亦劫數十家六日以
綱知樞密院事副樞耿南仲奏言率衆詣闕者乃

綱使令輩數人宜下御史府根治不從虜既退大
遣兵十餘萬授太原以綱爲宣撫使固辭不行至
以告身納榻前上怒甚事叵測簽書密院許翰
與綱皆蔡京交黨也翰執政綱頗有力密書杜郵
二字以寄綱綱即日承命遷延文之僅能渡河居
覃懷去太原七百里遙制軍事多失機會大將种
師中世家宿將黜其言不潰种師中戰沒國兵自
是不能復振矣綱竟罷去虜益無憚再舉犯闕
二聖北狩呼嗚痛哉

諫議大夫唐重論奉迎 上皇劄子

恭惟 太上臨御二十有六年優游太平海內無
一塵之警比者倉皇南幸踐涉山川冒犯霜露憂
勞甚矣 陛下天資仁孝發於至誠拳拳思慕之
心未嘗頃臆忘今者和議已定王室無虞是宜以
天下養也欲乞遣使奉表祇迎法駕涓日備禮導
還京師上以副 陛下孝治之誠下以慰在廷百
辟之望取進止

又論和議用兵劄子

伏見孽虜敗盟侵犯京邑倉皇之變不測而猖獗
之勢難防樓櫓未集不免遣使涖盟指金帛割土

地飽其貪心以紓一時之急而徐圖萬全之策則
前日之和議爲便然予之以金帛雖竭四海不足
以塞其求予之以土地雖割三鎮亦未必能弭其
患谿壑之欲發乎無厭城下之盟未必可保憑陵
近郊劫掠畿甸幸今宿將勁兵勤王畢進集師律
素明軍聲大振則今日之用武亦便盟約雖未可
保也然我先敗盟則失信武備雖不可弛也然我
先用兵則不祥爲今之計莫若堅守和議駐兵堅
壘觀釁而動使關不先然後爲善和議之說旣已
施行用兵之策必有方略以臣愚料之不過檄三

鎮使以死扞敵行反間以疑虜心合大兵以斷歸路其策莫過於此可用之河外而不可用之於城下蓋京師天子之居諸夏之本萬舉萬全庶無可虞若一不成萬有餘喪此不可不深思而熟計也如聞疆場之吏告賊黨之將至儻或合謀以犯城闕豈可決勝負於一擲耶若賊先敗盟不得已而用兵則不得已而用兵則大將者當礪兵鏖戰以敵王愾而保宗廟為大臣者不可不思所以衛宸極而護鑾輿唯朝廷之上叶謀而早圖之實天下之幸取進止

又論大臣請御筆劄子

臣近嘗論列比年以來大臣擅權密請御筆公行姦謀致寇召禍實原於此 陛下臨御之初當剷除宿弊以杜邪枉之門不可不以是為戒臣愚正謂自蔡京秉國政童貫總兵權凡二十年專請御筆行其私意上欺人主下欺同列開邊鄙之隙結中國之禍以致金人侵犯中原都致寇之因實京貫之罪幸賴 陛下仁聖感格虜人歸心遣使和議已有退期不意交兵城下墮虜計之中乃李綱專行營之謀無經遠之略陰結將帥擅興干戈僥

倖成功旋致敗衄臣訪聞行營司官屬云綱稱自有御筆指揮綱欺人以逭責自爲謀則善矣獨不爲 陛下計乎臣前來面奉聖訓已有 御筆指揮更令申明行下臣知 陛下寢御筆之命決矣幸而虜人搜獲姚平仲奏報知興兵之意不出於陛下服我信義不渝前盟且有休兵息民之期不然將臣覆軍謀臣誤國皆歸咎於 陛下矣豈可復以口舌辯乎臣恐釁端一開兵禍連結自是無寧歲矣雖食議者之肉恐不足以謝衆怨伏望 陛下正綱罔 上誤國之罪爲貪功生事之戒庶

以塞人之憤辭今後臣僚輒請御筆併乞 陛下察其姦謀嚴加竄謫以爲人臣不忠之戒伏望睿斷施行毋貽後患取進止

又論制置使王蕃逃遁劄子

臣伏見王蕃先任戶部侍郎乞往陝西等路募兵禦寇未啓行除延康殿學士充京畿兵馬制置使朝廷謂其陳禦戎乏策特以是命之寵至渥而任至重矣自寇迫近郊都地戒嚴已踰兩旬畿甸居民盡被劫掠蕃既不扞禦以衛王室乃擁卒旅護妻孥避寇逃遁爲自全之計臣前來具劄子面奏

乞根究蕃所在并臺官論列聞已降指揮令疾速發來赴闕謹按蕃天資險詖公肆誕謾居喪污穢冒哀求仕屢辱吏議按牘具存不忠不孝其罪著聞難以殫舉今者專統制之權乃避賊逃遁以法繩之是叛臣也正誤國之罪肆兩觀之誅尚未足以謝衆怨今赴闕之命朝廷必有以處之矣臣體訪得王蕃部領兵馬約二千餘衆過潁昌前去縱令兵徒劫奪所至搔擾甚於寇賊居民奔逃正月十九日已宿唐州二十日起發不知所之蕃避寇誤國臣知其爲叛臣矣若領兵越境而南臣不知

蕃之姦謀將何所圖也朝廷雖有指揮令有指揮今發來赴闕臣竊謂蕃之叛已不臣於陛下矣其可召而至乎伏乞陛下早加睿斷免貽後患取進止

沈瑄上書李綱乞明賞罰

書曰金人之強能於符堅乎中國之弱果弱於東晉乎向使似之尚使爲淝上之一戰而今者凡有要求無所不從一切唯令之取何哉欲親王則以親王與之欲都尉則以都尉與之至今欲於宰相以爲質則邦昌爲少宰而遣主議和而其爲太宰

者弗去也欲樞密日劃地界則路允迪爲賫書而
往主割地而其爲樞密者弗去也何待宰相樞密
者厚而親王都尉之薄也以至一走而爲大資再
往而爲兩府張大金之聲勢以脅朝廷則遷給事
割并三鎮之地以蹙國勢則除侍郎凡言金人之
兵少與用兵之策者皆怒而不聽夫國之所以爲
國者正是非明賞罰是非不正賞罰不明其能國
乎瑄所以宿夜憤憤爲國家慮而不復仕者此也
伏望樞密以道事君取天下之真材實能而用之
進君子退小人正是非明賞罰使朝廷清明邊鄙

寧靜時和歲豐瑄雖在耿耿中受賜多矣憤激之
深言不能盡伏幸裁察瑄至是日猶見瓊等尚未
行自知言不能用恨用事之臣殊不爲社稷宗廟
遠圖遂投致仕而歸

開封府出榜止絕內侍家論訴及彈壓百姓

榜云契勘近有兇惡之人遞相唱舉羣衆街市毆
擊內官及劫奪財物當所躬親擒捕將首惡之人
處斬訖自合追賊捉黨盡行依法決配幸遇聖恩
務恤百姓出於無知輕犯刑憲特賜赦宥及再下
手詔丁寧安恤已經赦恩之人如更有內侍陳訴

本府更不受理聖旨寬大百姓盡當體念仁厚之意相率改過自新不得復有扇搖今來尚慮頑猾之人不能深體仁聖愛民之心尚敢鼓唱羣衆務要作過仰同謀之人速赴本府陳告即時支賞錢二百貫特與免罪其有作過之人斬訖聞奏的不容怒

十九日乙卯粘罕陷威勝軍知軍詹丕遠被殺

粘罕圍太原未下留數萬人守太原而分其半趨京師粘罕自太原而南過南北關仰而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爲無人也哉至威勝軍權

軍事李司錄者以軍獻之粘罕忻然駐兵城外而趨隆德府

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勝更不召募効用契勘本司近出榜召誘諸色軍人敢効用等今來金人已退更不召募須至曉示

粘罕陷隆德府以燕人姚璠知府事

粘罕自威勝軍趨隆德府隆德無備守臣張確憑城與戰敗二日而破張確同通判趙伯璆皆被殺粘罕留漢兒姚璠太師守隆德

二十二日戊午粘罕自隆德府南犯澤州界聞其有

備不敢逼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四十

